

共和國衛士之歌

首都戒严部队英模事迹报告文学集



解放军出版社

共和国卫士之歌

——首都戒严部队英模事迹报告文学集

解放军出版社

共和国卫士之歌

——首都戒严部队英模事迹报告文学集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(邮政编码 100035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 176 千字

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(北京)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3000

ISBN 7-5065-1148-7/1·159

定价:3.60 元

序

郭林祥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之际，解放军出版社组织军内作家、新闻工作者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编辑、出版了反映首都戒严部队英模事迹的报告文学集——《共和国卫士之歌》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书中的人物，多数已被中央军委授予“共和国卫士”的荣誉称号；有的虽未授予称号，但其人其事已为部队和广大群众所熟知。他们中，有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作过贡献的将军，也有入伍不久的新战士，有的长年生活、战斗在基层，也有的一直在领导机关工作。在这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，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，实践了军委邓主席倡导的“五种革命精神”，谱写了一曲曲捍卫人民共和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。这些同志的英雄事迹生动地表明，他们不愧为我军广大官兵杰出的代表，不愧为人民利益的坚强保卫者，不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卫士。历史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功绩！

在这本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在共和国首都停留的时间有长有短，但在那令人难忘的分分秒秒中，无不渗透着“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，为了祖国舍得一切”的时代精神；无不反映出“人民军队忠于党、人民军队爱人民”的崇高思想。有的虽然惨遭暴徒杀害，但死得壮烈，死得光荣！他们就象一座座高耸的丰碑，立在人们的心中。

我由衷地、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这本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好书。它对于进一步弘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，振奋民族精神，对于更加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，是大有裨益的。

当前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但是，必须清醒地看到，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、复杂的；建设一支革命化、现代化、正规化的军队，任重而道远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，向英雄的“共和国卫士”们学习：学习他们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对祖国、对人民一片忠诚的坚定立场；学习他们忍辱负重，不怕牺牲，压倒一切困难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；学习他们服从命令，一切行动听从指挥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；学习他们艰苦奋斗，不计名利，献身国防的崇高品质。总之，要以他们为榜样，在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，走好改革开放这个强国之路，为加强军队的全面建设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！

目 录

- 太阳系里一颗星……………苏方学(1)
- 火中的凤凰……………石 祥(31)
- 血与火交响曲
- 记崔国政……………王宗仁 张喜波(54)
- 忠魂轻飏上翠微……………窦孝鹏(71)
- 血写的忠诚
- 马国选的故事……………霍 青(101)
- 火路血歌
- 战士张震一生中的五个半小时……张卫明(120)
- 你——曾经也是个大学生……………樊晓光(138)
- 好一条“山东大汉”!
- 记“共和国卫士”廖开喜
- ……………曹万德 徐准 牛选奎(151)
- 他用生命写完最后一条新闻……………赵 明 刘世仁(160)
- 警营雄杰
- 李国瑞的故事……………钟长洪(168)
- 忠魂曲……………长 洪(188)

向前,向前,向前……

——记副师长赵国海…………… 冰 儿(197)

危难之时见深情

——张堃少将和女工马战琴…………… 穆 静(213)

红军团的新一代…………… 韩瑞华 章立品(223)

爱,撒在布满石雨的路上

——记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一支梯队

…………… 刘从礼(237)

太阳系里一颗星

苏方学

路，是每人每天都要走的。

虽然人人都走路，都自称有个神圣的目标，结果却是：有的人留下蝇迹和鸡爪印，有的走过伟大史诗的诗行。

——题记

5月20日序曲

王强少尉今天一大早，就象贼一样地溜出某仓库侧门，溜出这个被一伙人包围的大院。单就他的遭遇证明，部队足有万条理由进京戒严。不然，北京算是谁家的天下？

当然，他不是贼。不是，又能怎么的！人家盯住了大门，你王强只好先受点委屈，偷偷出侧门，闪进胡同，绕道上丰台路，回去寻找你的部队。

昨夜被“飞虎队”折腾通宵的市街好像才入睡。黎明静悄悄，宛若老山前线的清晨——

白雾从谷底爬上山崖，爬过哨位。

太阳像从战士的脊背爬起，攀上峰顶。

夜把他们苦熬到清晨，就酬以边寨军人百灵鸟婉转的晨曲和朦胧的山景——

他从长沙炮院去那儿实习，当见习排长，在锯齿形峰峦

上，饱览过祖国西南边陲美妙的晨光。

雄踞于山峰上的火炮，增加了山的高度。

山，也因为有了祖国的卫士在而更加雄奇。

晨雾从他的胸前爬上天去，晚月则趴在他的肩头。火炮与他用沉默的严威，卫护边疆的宁静，少数民族村寨的灯火，才能闪亮在高脚木楼里；木楼外面的芭蕉林中、幽暗月影下，才飘荡着柔柔的情歌。那淌着月光的清宁，才能静静地流向边界。

历史决不把荣誉廉价地分送给每个人——人们并非都愿到那个最危险的前沿观察哨去。那儿，山势最陡最险峻，又是敌方常放冷枪的地方。听说，蛇蝎蜈蚣也多，蚊子是集团飞旋的。艰险与光荣同在。而在前线，光荣的军人离死神最近。他偏要求去，和几个兵蹲在猫耳洞里观察敌情。他有时趴在草丛里架望远镜观察，近旁就竖起尺把长的扁头蛇，吐出红红的蛇信。飞弹袭来，打掉头上的枝叶，把蛇吓跑了。他仍在观察，绘出敌方兵力布置图，使火炮一旦开口时，不至于说空话，无的放矢。

他因此荣立三等功。

功为祖国而立，立在前哨，他是祖国一座年轻的山峰。

毕业实习后，他到某师炮团工作。在白洋淀，在稻田里，在火炮演习场区，他常常想——

你想欢翔在蓝天下的鸟群哟，别让翅膀遮黑了丽日。你欲啜饮晨露的蜂蝶呀，别让风儿摇动草尖。使你的心境平静如山间的镜湖吧，你的脑海会现美妙的星光和树影。

犹如暴风闯过繁花似锦的苑林，四月的动乱打落希望的花朵，一座快要造就的大厦又被五月的毒焰凌烧。首都进入夏季之后无一宁日，人的脑海里翻滚着浊浪。

搞动乱的人煽动一股股多达几万之众的市民围堵进京部队。

几辆载满砖块的卡车呼啸而过。

接着，好几群人叫喊着奔向大井立交桥。

这儿离芦沟桥不远，历来是进京的咽喉要道。人群中有人大喊：“鬼子要进屯了！”

奇怪，政府还未宣布戒严，北京“高自联”昨天就电令保定“高自联”煽动市民围堵进京部队。现在他们又如临大敌，要去堵截哪支部队进京？

王强心里恼火：把人民解放军叫作鬼子？

鬼子曾来过，那是52年前“七七”事变时。华北从此沦丧。老京都人，在膏药旗下当了亡国奴，拿良民证做护身符，也还不敢瞧皇军的威容一眼。老辈子人大概忘了教育子孙，养出这一群群帮闲，竟去堵截人民子弟兵，还把他们称之为——鬼子！

这倒也罢了，那位老大爷咋也忘啦？还拎着小马扎，携带孙子去，说活到七十多岁，没见过这样热闹的局面。

那对新婚夫妇，喜花儿都未摘掉，也说要瞧瞧“鬼子进屯”，跟在一大群青年男女后面赶热闹去。

他想起在老山前线卫戍时，也看到一群群老百姓赶路。他们是赶上山来给子弟兵送香蕉，送荔枝，送龙眼，送粮送肉。也有新婚的阿哥阿妹背长竹筒送水上哨所。他们都说，大军太苦了。

那儿是苦。单被虫咬，就够苦的。颈背上，常常落下五彩七色的毛虫，爬出一片红斑点，又痛又痒。今天他听到京都人说出这样的糊涂话，觉得句句都像爬在心坎上的大虫，伤透人心。

糊涂的人们呵，你们有一百个不满也不能跟那伙别有用心的人瞎嚷嚷。他们不是想搞好改革，而是要改姓，要打倒共产党，成立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。他们因此害怕人民解放军。你们为啥跟着他们骂子弟兵？

王强今天像一座沉默的大山，突然被一声骂撞崖而来，心儿就回以声声碎裂的爆响。

他惊望大井立交桥。

那儿，两三万大声叫喊的人群，在围堵拦截一支部队！

大口径火炮的军歌

原来，王强要寻找的部队受阻于此！

这支摩托化开进的师团，昨夜在保定市被堵五个多小时，今晨急如惊雷而来，突然被阻在桥下——

右侧桥孔下，早有三辆装满砖块放了气的卡车横在路上，其间留个口子，由两个学生模样的人把关，不准军车通过。两人拦住百多辆军车和几个团的兵力，可谓举世罕见的英雄。他们知道，解放军爱人民，是挨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的，只需拿面小旗往下一横，当兵的谁敢冲过？

对于爱你的人，你可用一根草棍拴门。

但为了正义，他能把鬼筑的厚墙推倒。

别以为你能阻挡他，也可打骂他。事情闹过极限，帮腔会变成帮手，帮手便是帮凶。糊涂的人们哟，当你向他抛来污言秽语和碎砖烂瓦时，你就不那么可敬可爱可尊了。

军令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为了执行从5月20日10时生效的戒严令，师部命令炮团为先锋，坚决突进。

团长岳中强中校和政委马炳泰中校，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指挥官。他们根据现场情况，决定一边劝说群众一边掰开人墙，随车开进。他俩同龄，都属虎，用词却很精细，经得起推敲。用个“掰”字，比起“撕”字、“打”字有质的区别。虽然都是动词，力度可不一样。“掰”，温和得多了，算是客气的。师指挥部很赞赏两位聪明人的行动方案。于是，团长和政委各带两个营从左右翼往前插，为全师开道。

混杂在糊涂人中的暴徒见部队开动，一声喊打，昏狂的砖块，迷乱的雨石，惊惶的空瓶，尖叫的瓦砾，瞬间从大桥的上下左右向不带枪，也没戴钢盔的官兵们飞掷而来。

十七八岁的娃娃兵头破血流。

30多名官兵被砸伤。

这边往前插，那边往回顶；这边喊话请让开路，那边叫骂快滚回去。

炮团的四位主要领导，有三位到任不几天，为了处理军务，已有三天三夜未睡，昨夜又被困在保定市到今日凌晨，连打个盹的功夫都没有。如今受到砖击石打，人推鬼拽，力早乏了。还要带领官兵们冲决越来越厚的人墙，哪来超群的硬气？

岳中强团长是16日到职的。一来就忙着调集分散一二百里远的连队，至今未合过眼。他像猛虎出山，腾跃直前，不料，被人群推搡到护栏旁边，三个暴徒即揪住他，狂叫“来呵，教训教训这个中校。”岳中强体壮臂粗手劲大，反手扼住一歹徒腕口，大口径嗓门里爆出一声怒喝：“谁敢乱动，我就捏碎这只手！”困虎怒时，其啸声也能抖动山威，惊散了暴徒。可是校官服上的五个纽扣早被扯掉，胶鞋不知何时被踩脱，连袜子都不见了。他心里窝了一团火。

王强少尉虽然未看到团长勇斗暴徒的情景，却在左翼路边望见马炳泰政委遇到的险情。

18日，马政委获准探亲假回秦皇岛市探望病重的母亲，临启程时，炮团接到进京戒严的命令。他想到自己比那三位到职不几天的领导同志熟悉部队，关键时刻怎能离队呢？他留下来了，而且，与团长身先士卒，齐头开道。暴徒们见他是个指挥官，狂叫着扑向他，卷来一股人潮。马炳泰发现身后有三名战士，怕他们被挤到下水道口，就拼命顶住冲击他的人群。终因寡不敌众，他被推倒了。暴徒们一拥而上，踹他，踢他，从他身上踏过。他们心狠，都把军人往死里踩。

危急之际，王强立即带领几个战士冲开人群，扶起他们的政委，见政委站都站不稳了，就搀扶他转移到水泥隔离墩旁急救。不想，暴徒们反扑过来，喊：“打！打最大的官！”少尉愤怒难忍，一拍右胯硬梆梆的家伙，大声怒喝：“谁敢冲撞他，我就揍谁！”

暴徒们见他横眉竖眼，手贴右胯，生怕他一甩手就响枪，愣住了，后退了。战士们趁机架起政委脱离危险区。他仍原地站着，虎视眈眈地逼视那伙人：“不许靠近！”

王强下意识的言行不是没有缘由，正如雨积云里必然要发出电闪雷鸣一样，那愤怒的声光，是恨与爱交进而出的。

事后战友们问他：你是用何种秘密武器吓唬暴徒的？他亮出半导体收音机，笑眯眯的。

但是，炮团毕竟未能突围。

那边在欢庆胜利，这边强忍着悲愤。

洪水虽然来势凶猛，却难永远淹没礁石。那瞬间的喧

器，不过是拍响礁石的浪头，在对永恒的音乐发出讥笑声。

团长坐在军车踏板上。

身上的伤痛与他静默着。

全体官兵也像他那样寂静。但沉默并非无语，正如哑然的云空，凝聚着雷火。

有人给他送来一双胶鞋一对袜子，他穿了袜，劈劈叭叭拍响鞋掌，蹬了鞋就要去看伤号，扭头见王强笑着看他，眼一横：“笑啥，还缺纽扣呢。”又拍拍王强肩膀，悄声地，“这事儿，保密。”他是绝对禁止向外单位透露的。

王强知道，团长最怕毁誉。听说，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他带领连队去抢救老百姓，又舍命去抢救国家财产，硬是在危楼下把80多万元一分不拉地抠出来交回国库。可是，有个作家偏偏用嘲讽的笔调写出这件事。好象连队不顾人命只顾钱。每每想起那段诋毁连队荣誉的文字，他总要反驳几句：“我们救人命时，那位作家在哪儿？现在出来反思，在那指手划脚！”

这次，因为又带头拼命，去掰出口，口没掰开，反被打伤，被撕扯成这般模样，真有“虎下平原受犬欺”之感。他为此而恼火。可是，牙齿也有错咬舌头的时候，你能怨老百姓一辈子？

不过，人们呵，你们别以为这个炮团软弱可欺！

知道吗？在天津战役中，她的四连荣获打得好、团结好、纪律好的“三好”称号。为了不放空炮，四连把炮抬到楼顶，发射47发，有44发击中目标。

1951年8月1日，她成立于朝鲜战场。她无坚不摧，使侵略者闻风丧胆。就是这个炮团，在为哈尔滨筑堤抵挡

洪水，有四个连荣立集体二等功。1981年，她的一个连在宣化建立第一个文明村，荣立集体二等功。去年全军区炮兵考核，她获总评第一。

她是你自卫的拳头，你却要把她打伤！

她是你护城的堤坝，你偏想把她冲毁！

她是你的荣誉呵，你为何朝她吐唾沫？

王强少尉心里说：如果你不是老百姓，能堵住子弟兵么？子弟兵不看在父老兄弟姐妹情份上，会不动武？糊涂的亲人们呵，但愿你们想到，法律在咱们中国较起真来的时候，就没有特殊公民了。千万别把新中国的历史逼上悲剧的舞台呀！

奇怪，那边叫群众送来吃的喝的。

打骂过后的安抚，是用带刺的手掌来抚摸受辱者的面庞。战士们想，你们把俺围困两天两夜，俺撒把尿你都监视，生怕俺掏出来的是短枪，俺会相信你送来的不是羞侮而是真诚？不要！兵有兵的骨气，你怨不得他们。

干部们疑心：群众背后的人，玩啥花样？

白天见不到的笑星，夜间显现了。

那边常派“飞虎队”来袭扰刚躺在草坡上歇息的战士。他们三五成群掀起战士辱骂，说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受苦受累，你们这群绿猪躺在这儿睡觉呀？！战士们火了，还起嘴来，学生有幽静的校园，整洁的校舍，干么去广场搭帐篷住？我们野战部队露宿荒野，没挨着谁，你横啥？再横……一根草棍打不痛恶狼，有时必须以粗鄙对付横蛮。聪明的猎人知道，该怎样威慑猎物。

那伙人要干的坏事很多，也无理儿可辩，掉头往别处闹去。他们背后，都有一个只穿背心裤衩的美妞儿搂着，亮出两条白白的长腿。

这时王强正与几位大学生交谈，他指一指“飞虎队”，说，“我们的战士，不是木头人。他们刚刚挨骂挨打，人格受到侮辱，还看不出你们所谓的精英政治和民主自由是什么性质嘛。这些天发生的事情，已使他们感觉到，人间最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的怀抱里，而罪恶却是从你们的背后飞掷出来的呀。朋友，警惕这群笑星！”

他们说，谁都不喜欢那群狂野之徒，但有时想得到树梢上的熟果，人也会呼唤暴风。

那么，你就等着瞧这棵备受摧残的果树，将如何忍受痛苦重新萌发其生命的光彩吧——他说，那时在花的微语里，也会透出我这颗爱心的幽香。

王强和他的战友被围堵在这里。

历史也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着昏狂者的悔悟。

人们自以为神圣的时候，谬误与无耻也变得神圣起来。有些人甚至生怕上不了洋记者的镜头，会被历史遗忘；而甘当洋记者的群众演员，直冲镜头去，咧开满嘴黄牙笑。

就在这时，政治处主任宁水林中校闻讯到来，要洋记者交出相机和胶卷。女翻译把紧车门不开。宁中校怒指她：“你是中国人吗？是，就开门。”在几十个大学生同声喝问声中，她勉强开门，洋记者交出两台照相机，还有一台夹藏在两腿之间，宁中校眼尖，令他交出。“对不起，先生，你违犯戒严令了。”宁中校让人拿去作曝光处理时，对洋记者说：“法律不需要解释，它只要依法行事。”不想，竟有不少

人替洋记者说话，指斥他干涉新闻自由。他铁青着脸，眼里閃出电火。他想看看，那些人的心里是否还有一点中国人的灵魂在。

仿佛历史化装出来劝导昏狂的人们，一位老将军以“老大爷”的身份，戴一顶草帽来到围堵军车的人群中间，他跟这堆人聊一聊，他对那群人讲一讲，说明解放军是维护首都秩序而来的；是爱首都人民、爱学生的。“你们都看到了嘛，他们挨打，挨骂，也没还手还口……我们是受……”

马炳泰和岳中强认识他，听他说话常“露馅”，都为他捏一把汗。

他把爱的花籽交给春风。

然而，沙漠不接受绿色生命的种子。

“老大爷”白辛苦一场，走了。

他走后不久，师指挥部派人来传话：务必于今夜（22日）开进附近的西仓库休整。来说，为防群众推车拦路，务必先派兵堵住右侧桥头。

岳中强团长看看地形，认为右翼坡道口也要堵。他灵活决策，叫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各带50名官兵，分兵把守。他们仅以百名勇士，拦住不知多他们多少倍人的冲击。

参谋长赖国庆中校，比宁水林中校大一岁，话也不多，像门火炮，不发不响，响起来就惊天动地。22日下午9时，他布好兵后，说：“炮团的勇士们，敞开我们的大口径嗓门吧。听我口令，齐唱集团军军歌。嘿！勇猛地向前。预备——放！”

全团官兵，打开“大口径”，放起火炮一般的军歌来：钢铁的部队，钢铁的英雄，钢铁的意志，钢铁的心，平江起义上